

牧溪水墨画的东传对日本文化的影响

史宏云

一、中日学术界对牧溪水墨画的定位

牧溪,佛名法常,南宋画家,杭州西湖长庆寺僧,俗姓李,四川人。善画龙虎猿鹤、花木禽鸟、人物山水,笔墨萧散虚和。亦作泼墨山水,或用蔗渣草结,随笔点掌,意趣盎然。这是中国美术有关辞典对牧溪的记载。

元代庄肃在《画继补遗》中较早地评论牧溪画作:“诚非雅玩,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”。《图绘宝鉴》作者夏文彦亦言:“僧法常,号牧溪,喜画龙、虎、猿、鹤、芦雁、山水树石、人物,皆随笔点墨而成,意思简当,不费装饰,但粗恶无古法,诚非雅玩。”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对牧溪也持同样观点。牧溪的作品在中国遗留甚少,也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《花果翎毛图》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存《写生蔬果图》手卷各一幅。

在中国鲜见的牧溪画作在日本的许多博物馆却能看到。对于牧溪的绘画,日本古籍《松斋梅谱》中评价:“皆随笔点墨而成,意思简当,不费装缀。”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《中国美术史》对牧溪的评价:“不幸为夏文谏讥为粗恶而无古法,非可供雅玩,于是众口雷同,致使其艺术之价值终不为人所重。”《日语大辞典·广辞苑》对牧溪是这样解释的:“早在日本的镰仓时代末,在宋元画家,牧溪得到了至高的评价,对日本水墨画有很大的影响。”牧溪见载于日本史料画作有一百余件,笔墨淋漓,颇具禅意。

从上述资料中,我们不难看出中日绘画史上对牧溪艺术作品不同的评价。

二、牧溪水墨画的东传与日本文化

牧溪作品能够东传并在异域开花结果,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的例子,体现了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。

其一,这种现象反映出日本民族文化在形成、发展过程中对异域文化的摄取方式及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。

就日本文化来说,对本土传统的改造和对外来因素的吸收贯穿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,日本文化的历史就是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日本化的历史。在日本美术发展历史上,曾两次大规模地摄取中国画元素:第一次是吸收唐绘并使之成为其文化传统的一部分,第二次是13、14世纪宋元水墨画的东传。他们既执著于传统的精神,对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,同时又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,并进而再造本土传统的新面貌。日本人对异质文化能够采取宽容随和的态度,日本人为了感谢牧溪对他们的启迪,将其尊奉为“日本画道的大恩人”。

其二,反映了中国禅宗文化东传对日本宗教文化的影响。

牧溪的水墨画是在什么背景下东传到日本的呢?在遣唐使停派以后,中国文化东传日本主要依靠为了信仰而来求法的日本佛门弟子。如日僧荣西在天台山受法,禅宗临济黄龙系传入日本;13世纪初日僧道元又将曹洞禅法带至日本,稍后更有黄龙系(一说云门系)的草堂禅派和临济系的竹林禅派(13世纪末)等随日本来访僧人东传。日本镰仓时代禅宗有二十余派,如此众多的派系东传,自然也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。

禅宗本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共同孕育出的奇葩,后来演变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派系。镰仓时代、室町时代,僧侣到中国求法取道带来的禅宗文化占据着主要地位。随着1185年武士首领源朝在镰仓开设日本第一个幕府,贵族没落,武士崛起,禅宗的引进及其在武士中的传播获得了北条时宗的支持,大批镰仓武士皈依禅宗。到了室町幕府时代,禅宗的势力进一步壮大。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,在文化领域也占据了主宰地位。

禅宗文化注重的是自身精神上自发性的领悟,而中国水墨画笔简意约、深具象征意义、注重笔情墨趣的特点恰好具有禅宗的以画悟道、观画证性的功能,于是诞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——禅画。中国禅画以画代字的传达特性渗透着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,并受到文人品位的影响,在传达中国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上,显得率性自然。禅画通过画来讲解禅

理, 所以其艺术表现手法往往是脱俗、空寂、古拙, 同时又是洒脱的。这种以禅僧墨戏为主的绘画作品, 在日本被各代将军珍藏与推崇, 决定了禅画在日本画坛的地位。因此, 与禅画密切相关的水墨画传入并得到尊崇, 与禅宗的东传是密不可分的。牧溪富有禅意的水墨画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来到日本的。

其三, 说明了牧溪作品风格与日本民族绘画审美取向的一致性。

牧溪并没有到过日本, 日本圣一国师圆尔辨圆来到中国, 师从径山寺无准法师, 与牧溪同为无准禅师的法嗣。1241 年, 圣一国师归国时, 将牧溪的《松猿》、《竹鹤》、《观音》三幅作品带到日本, 日本政府将其作为国宝收藏于京都大德寺。

禅画在日本的地位确立之后, 深受禅宗佛理的影响, 并衍生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审美追求。首先, 在美学观念上形成了日本化的面貌。在日本本土宗教及其民族传统审美文化的影响下, 日本禅画追求简素、枯高、自然、幽玄、脱俗、静寂的妙味美学境界。而牧溪的作品正是在追求脱俗、静寂的境界中充分发挥了墨的功用。凭借水的调配, 使墨的意义凌驾于笔之上, 其作品是整个心灵的自然流露。牧溪绘画东传并被尊崇的原因, 是他的作品更符合当时日本禅画的审美意趣, 迎合了武士阶层甚至整个日本民族的审美口味。

牧溪的代表作有《蝼子和尚图》(东京日野原家藏)、《罗汉图》、《观音》、《猿》、《鹤》等。

其中的《观音》、《猿》、《鹤》为三连轴。《观音》像曾被美术史家矢代幸雄誉为“幽婉的梦幻般的白衣观音”。画中, 观音默坐在山崖水边, 面相丰腴, 神态静穆、安详, 衣纹用淡墨, 圆润流畅而简洁, 画面清幽静穆, 意思简当, 不为妆饰, 很好地再现了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境。《鹤》、《猿》图形象塑造较为严谨, 极有生意。背景纵逸、幽淡含蓄。这里的猿、鹤都有其独特的涵义。被看作禅画的代表作之一《猿》(绢本), 老枝斜出的松树干上, 一对子母猿紧紧偎抱, 画面笔墨豪放, 双猿神态安详而严肃, 眺望着, 流露出一种超然而清冷的苍凉之感。双猿只是用淡墨敷色, 揭示了生灵本性之爱。画幅大面积空白, 中国禅画的计白当黑, 正合禅要求洞穿表象直抉深层, 从内心直接把握生命本身的心法。禅画, 本质上正是禅宗僧侣用来悟道的。《鹤》则兼具喻世之意和遁入佛门的超拔, 同时也深藏着这位画僧企求解脱的心曲。用写意画的方式直接了当地阐明了禅宗心法。

美学家数江教一对牧溪的画评论道: “《观音·猿·鹤》图、《渔村夕照》图、《柿·栗》图等作品之所以受到日本人喜好, 是因为它们在柔和的线条中潜藏着敏锐的禅机, 在浓淡的和谐墨色中包含着多样的变化, 能使观赏者无限地扩展他们的思绪。”画家东山魁夷则从画者的角度, 说: “牧溪的画有浓重的氛围, 且非常逼真, 而他却将这些包含在内里, 形成风趣而柔和的表现, 是很有趣、很有诗韵的。因而, 他的画最符合日本人的爱好, 最符合日本人的纤细感觉, 可以说, 在日本风土中, 牧溪画的真正价值得到了承认。”

达摩也是牧溪很喜欢的题材, 通常用达摩的形象来传达宁静体察、超然孤高的静寂境界。学者久松真一评价牧溪的《达摩》图表现出“朴拙简素、孤高、自然、幽玄、脱俗、静寂”等特点, 也正是日本文化醉心追求的境界。

《松树八哥图》(东京根津美术馆藏)画面描绘一只八哥在老松树枝上俯首梳毛的情景。松树寓意着万古长青, 松枝上结有松子, 构图中运用了禅画常用的大片留白, 用笔纵横, 连刷带染, 毫无顾忌。笔墨灵秀, 泼洒出心灵的信息, 激发修道者的悟性, 给人自在超脱之感, 于灵秀中透出禅意。

以水墨为主, 画法简洁, 行笔恣意, 以笔墨事佛参禅, 以画自娱, 深含画外之意, 这是牧溪绘画的特色, 也是日本水墨禅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矢代幸雄在观看牧溪的水墨画后评价说: “我为它的伟大与崇高所折服——这种冲击力几乎把我折服。这种水墨画所展现出来的深不可测的心境是一种特别的美, 它是真正东方式的。”这就是日本人看重牧溪水墨画的原因所在。

三、结语

牧溪水墨画虽然在中国受到冷遇, 却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牧溪的作品在日本画历史上不只是起到启迪作用, 日本室町时代水墨画最杰出的代表雪舟等杨和“汉画三驾车”之中的长谷川等伯、海北友松都从牧溪的作品学习了宋元的绘画精神。日本画家将牧溪的画技与狩野永德的障壁画结合, 创造出日本式水墨画。

(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)

责任编辑 韦平